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序二十八

文集

劉文簡公文集後序 趙貞吉

初予入史舘求文簡劉公集甚勤而不得見越二十年
今始見於金陵公之冢孫宗之新刻於寧國本也初公
領蜀解以成化丁未進士第二人入居太史當是時合

州鄒公汝愚亦策入等爲庶吉士葢一年而得蜀二奇士文章器業皆甲於時云無何鄒公以災變應詔抗疏斥貴臣遂謫以死死時年二十四歲耳公則雍雍侍從館閣餘三十年至大宗伯卒於位當武皇之末年幾入內閣秉政矣有所壓不得上故世皆知公遲蓄俟時未竟大施以爲憾焉嗟嗟乃若指意所存則略具是書中矣向予求觀公集冀覩其文采耳今稍涉世變處憂患知世所以盛衰之故也又貴觀求公指意之所在聞長

老言先朝居侍從禁林之臣皆尚質守法兢兢耳僦屋以居借馬以出醵數十錢而飲杜門簡交遊人人知自愼重循至秉用日尤避權勢遠形迹祖法國是心心目畏毫髮離去即皇恐大罪不可赦潔清負重不事表暴嗟乎若此即文事可知已是時諸司勤於案牘止重吏事至著作盡諉曰此翰林事非吾業雖諸翰林亦曰文章吾職也而不讓質直厚温暢正而無枝葉操觚指事辭若不足而氣常有餘故當是時信道信度淳風大

行海内充富將勇馬騰館無嫚書儌無侵疆此亦世之最盛而得士之最效然也公葢始終弘治正德之世矣是盛極思變半合半離之會也今觀之集中櫽括尺度不失耆宿文皆典實辭尚指要辨而不肆諸多持正長者之言詩興而諷無綺靡幽眇之習予不及見公由其言以探其志意之所存其與前所稱不合者鮮矣倘公不亡得秉用於末年必能爲之坊維不至如後之潰放也悲夫士者世之所由盛衰也文者士之所爲盛衰也

世又文之所以盛衰也故予觀公之文必先論公之世而惜其未竟於施豈過哉今論者皆咎鄒公若不峻發後必大用於世徒悻悻無益嗟乎能必鄒公之默則不死乎即文簡公紆餘退俟三十年孰不謂慎己而亦瞀焉喪夜半壑中之舟也則又將誰尤乎士與世相值之難非一日矣鄒公集往吳公獻臣刻於成都予嘗得徧觀之亦英發如其人嗟乎予小子敢忘諸先哲之美哉書復於吾友宗之以答其纘述之勤也

重刻陽明先生文粹序 趙貞吉

初編陽明文粹而刊之者都御史宋陽山氏也今重刻於扶風者僉事帶川梁君也梁君名許昔爲御史請從祀王先生今復刊其書二君子皆以一日之長視予宿知予之不能藏其狂言也序曰是編多録與闔論意指異者蓋王先生學入理界最初之論故能廓推理路之礙而曉然示人以行也嗟乎吾生有知即知誦說先生之言見世之儒生始駭王先生之異而攻之中喜王先

生之爲異而助之攻終羨王先生之持異乃欲駕其説於是王氏之學又若自異矣有童子聞予言之進曰聞之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學奚貴異哉予曰嘻小子何知夫學未至於聖人之地而假名言以脩心其勢不容於不異也昔閩洛之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異入孔門而欲爭之皆喪其名言而如愚以歸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然後異者合而道術一矣此曷故耶以得聖人爲之依歸也是故

聖人者群言之宗而道之岸也夫衆車離麗馳於康莊而前郤之異者策使之也衆舟沿遡於廣津而洄突之異者柂使之也衆言淆亂於名言而喧聒於是非之異者見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弃車釋之矣何有於策渡者抵岸則弃舟釋之矣何有於柂學者而至於聖人之門則弃其名言喪矣何有於見故知聖人者以自度爲家也不令已與人異也以度人爲岸也不令人與已異也如使閩浙二大儒遇孔子而事之必有以塞其異

之源而不令其末之流也童子曰大人何以知之曰予甞觀夫子答問群弟子而知道術之可一也噫希矣可易言哉班固曰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逝而大義乖於是百家之異論又競起遂至不可勝究矣孟子與折以雄辯而不能熄也莊子休和以天籟而不能齊也使後生者不幸而不覩古人之純全紛紛藉藉以至於今悲夫

西陂集序

徐階

昔韓子有云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以階觀之不然夫言非出於心者耶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富貴貧賤患難夸𥩭泊乎無所動於中而其形諸言也無戚無喜無得無喪藹然中和之發則雖讙愉窮苦且猶無之又安得而工拙其辭也後世心學不明人溺於利中之盈歉一繫乎外之所遭於是縉紳之徒明志得者失之驕叙成功者流於伐迷燕樂者其說靡以淫衒光榮者其辭鄙以陋壯夫貞士相與誦而羞之退考諸山

林之作則見其規模氣象雖或病於枯槁悲戚而興致格律猶有可觀者遂以爲詩之工拙由於讙愉窮苦之異狀而不知彼不善言讙愉者乃其動於讙愉者也江西按察使西陂先生劉公自幼以詩名其所誦法直追漢魏而上之唐以來諸大家不道也然公始仕於司寇爲美官繼守鎮江爲望郡秉督學之節於三晉之間爲地清且顯間嘗忤時以歸未幾起參湖藩擢今官爲位尊爲望甚重以公所遭揆之人情蓋於讙愉居多而茲

集載公在湖南及江西所爲諸詩冲和古雅弘遠俊逸雍雍乎衮舄圭璋之度而烟霞丘壑之趣自存焉嗟乎此固容以難工易好言哉蓋於是識公所養矣昔歲癸未公校文禮闈蓋實以其年登進士拜公於朝後又嘗會於京口廼今益得朝夕焉世恒以達官貴人數問遺爲敬公至不能舉其字號小大之獄賔旅之交裁决應酬日鮮暇刻而意思瀟灑若無事者公之心豈讙愉所能動而其工於詩豈偶然也公詩在徽用以前歲各自

爲集而名之以其甲子茲獨曰二楚者湖之南江之西皆故楚封識地也廼其篇數則於前僅十一焉雖然空青丹砂目其銖粒亦足例其餘矣

陸文裕公集序 徐階

陸文裕公集一百卷其子國子生楫所刻公諱深字子淵上海人舉弘治己丑進士歷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文裕者其謚也公自少時文則有名既官翰林以文章爲職業於是其所著作日益工以富每一篇

出士大夫輙傳誦推遜之然公嘗言文以道達政務爲尚以紀事輔經爲賢非顓顓輪轅之飾已也夫文之用廣矣大矣其體諸身爲德之純其措諸事爲道之顯其書諸簡冊爲訓之昭古昔聖人以此經緯天地紀綱人倫化成海内貽則萬世故夫播而爲訓誥萃而爲典謨刪述而爲經筆削而爲史雖出於聖人之手猶文之一端也而後世不察獨以文字當之於是道德勲業文章判爲三途至其甚也又舉所謂文字者歸之乎浮靡詭

誕之作而其爲文因亦流於俳優之末技家人之俚語則何所繫於人文世道以庶幾古作者之萬一哉惟公之見不然故於輔經有詩徵有道南三書有學說有同異録於論政有處置鹽法攷有禪聖學光治體疏有西川用兵書有備邊弭盗賑饑諸策問於紀事有翰林誌有經筵詞有郊祀録有孫炎花雲傳而國家之典章百司之故實散見於碑誌序記者尤多率其言可以適道舉其說可以爲治信公之深於文也偕往年嘗獲侍公

竊窺公之志葢毅然以經濟自許故在翰林在國子則數上書言事督學於晉叅藩於楚旬宣於蜀則皆有功德於其士民而世顧獨稱公爲文章之宗匠豈以彼而掩此乎抑論文者沒溺於舊聞而然也公沒再期而此集出維公位不登卿輔壽不滿七十其文在經濟者雖不盡顯於時而所謂輔經紀事通達政務之文猶幸有徵於此然則集之刻固尚論公者所不廢哉宜楫之惓惓也昔公嘗重修藴文忠傳而大學士桂洲先生夏公

誌公墓亦以文忠擬公天下稱爲知人嗟乎後世合公
與文忠較量之當益知階之序公集非諛矣

條麓堂集序 王家屏

太師張文毅公之薨也不佞屏既已叙次其平生爲請
於當世鉅公銘其幽表諸隧道可垂不朽矣踰年而公
之子考功諸君裒公遺藁若干卷將梓以傳後復屬屏
爲序屏非知文者顧既知公之爲人敢曰不知其言公
嘗語屏文有定體無專材譬之宮室體則其堂寢門廡

也材則其爲棟極榱桷者也體欲備材欲克未有不瞻於材而賅於體者要在豐儲廣蓄纖巨畢收心畫手裁措注有道斯亦足以操繩墨而列匠氏之林矣奚必尺摹寸擬乃稱作者哉屛拜受歛退而考覽古人之制作體代變也材亦稍殊焉然藝以載道道以經世軌轍固未始不相通也自近世才藻士厭璞慕雕爭以修古文詞相矜軋時則不競於詰而競於誇文摹西京以上詩摹大歴以前章剽句蒐偶獲片言之雋朝披冊而夕摛

篇所展轉嬉弄於毫端者直有數之綺語耳材之其克而猥求其備無怪乎依倣愈力技愈卑也公夙稟異資敏悟殭記自爲童子時父嵋川翁游賈於外數購求四方奇書輦而遺公公腹笥已不啻惠施五車矣比成進士入翰林益得縱觀秘府所儲金版玉箱之籍則涵茹日富探討日新氣格才情日以益邕是以發爲文詞自輪扉之草金石之編旃厦之講論樞庭之奏對以至副墨所掌洛誦所傳宜雅而雅宜理而理宜實而實宜麗

而麗猶之引斧斤於鄧林而尋度丈量於豫章之數圜方横直惟意所營搆之爲清廟明堂个左右翼而八牖玲瓏九閽軒豁觀者莫不神竦目炫至欲窮其匠心所繇則般倕不能名其法輪扁不能殫其巧矣總之心與道會道與藝融材靡所不克體宜靡所不備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謂公之文似其所有非即世所稱擬古文詞家亡論不能盡其藝而似也即似矣高不過埒遷固雄向諸人次僅可當曹劉沈宋而止孰與公荷槖

侍人主左右贊帝制而敷皇極之言其大猷足以經緯兩儀彌綸三極而緒業猶足以焜燿一代之章程比之爲擬將媲渾噩於典謨叶鏗鏘於雅頌豈西京大歷以上作者可窺其樊而游其閫閾也哉後有知言出挈公斯編與其銘諸幽表諸隧道者合而觀之當得公之爲人於伊傅周召之間而不佞之所以知公者十固未能概其一二也第以復於考功諸君慰其不匱之思云爾

宗伯馮先生文集序 于慎行

北海馮公者今之雄儁寶臣也束髮升朝早躋八座弘謩雅度光映周行大政要機多所叅預世方需其輔理以兆昇平而青鬂韶顏奄然騎箕上矣此則天地精靈國家氣運當之夫何言哉方公病亟其友侍御原君請其遺書以梓遜謝再三出而付之曰必也東阿為叙益行也從公於朝相與上下藝林頗稱莫逆而公之政業識畧有王沈二公誌碑取信萬世毋庸更辭則以侍御之詩綜述其文云爾叙曰古稱不朽者三言居其一要

以圖功緯德非文曷逺則尤其載而不朽者焉天地之間有形有質之物未有能不朽者必化而後不朽金石之堅物且蝕焉而朽土木之朊蠧且蕪焉而朽惟毋化也水之洋洋代而不息朽乎哉火之炎炎傳而不盡朽乎哉何者化也人心之精吐而爲言言之倫要敷而爲文此必有變而之化者無所變而之化而欲高馳虎眎樹千載之標豈其質哉近世名家輩出非先秦西京口不得談筆不得下至土苴趙宋之言目爲卑淺而眉山

氏家法亦若曰姑舍是云鄙人少而操縵亦得為然久而思之不也葢先秦西京之文化而後為眉山氏眉山氏之文化而後為弇州氏眉山氏發秦漢之精蘊化其體而為虛弇州氏攬眉山之杼軸化其材而為古其變一也世人不知一以為趙宋一以為先秦西京徒皮相爾且夫先秦西京之世有以文自命者哉漆園之洸洋則論著之書也韓非之精切則長短之策也長沙之宏贍則陳對之牘也龍門之逖蕩則紀述之史也皆眉山

之所醲而爲文者也葢嘗取而紬之廓之宏編約之單

語安所尋其軌迹安所索其斧痕故能不爲秦漢者而

後能爲秦漢此則不可朽爾何則又以神化者也不會

之以神而合之以體不合之以體而模之以辭則物之

形質也方興方毀方新方故不朽何之今觀馮公之文

色澤膚肌惡乎爲秦漢乎而精神脉絡惡乎非秦漢乎

其脩詞博而不濫其抽思深而不譎其綜藻華而不雕

其稱名奥而不晦其議論辨説邈探恍惚冥造希夷愈

入愈深愈出愈邑而不可端倪有莊而無之也其措畫政體陳說機宜容筆決於一言碩畫陳於萬里名實必中權正相資有韓而無之也其奏對之疏獻納之章辨官敦典考古究今理侈而核辭亮而婉可以納牖宸衷光華玉度有賈而無之也其鋪叙事理操縱闔闢虹流波詭而繩尺森然無少過佚有遷而無之也軼而至於百家之說六代之體皆有而未嘗有皆用而未嘗用滔涵吐納刓削澡滌衡之不得其垠縱之不得其首故夫

眉山之後化秦漢而爲虗者吾獨以馮公幾之也葢頃
者先正諸公亟稱擬議以成其變化豈非名言然擬之
議之爲欲成其變化也無所變而之化而姑以擬議當
之所成謂何夫酒醴成於麯糵而麯糵非酒也湯液成於
藥石而藥石非湯也有如以酒醴爲潎澹而嚴其醥醨以
湯液爲清冷而咀其渣滓丈而肖是乎哉無論秦漢立言
之家視爲何若政使趙宋諸賢誰不捧腹何言蘓氏故
吾謂馮公之文可以不朽者謂其幾於化也所未盡者

蕪公之文如走盤之珠肆而不得流而馮公之文如出匣之劍抑而不可遏此則時未從心年不待力者矣噫吁天之喪斯文乎慨世道者爲一代惜九鼎之材而商秇文者爲千古揭天球之寶均也掩袂太息不知涕之無從矣侍御能傳其著述爲楊氏之君山而行也無能發其流別爲左氏之玄晏則甚愧而不得辭也至若有韻之文則古出建安而下逮於唐近出高王而旁薄於杜又當世所不幾者嘗別爲之叙故不重論

太師李文定公文集序 于慎行

先師李文定公自世宗朝廷對第一用宿學醇德上結簡知晉叅大政及穆皇眷任復陟首揆公感兩朝知遇殫忠竭智經紀化樞葢所爲注歴非一要歸於和平寧靜與天下休息未嘗爲殊尤瑰異有所更張也而行竊從左史後考覽朝政嘗謂公有大功於世顧世未能深識之焉當嘉靖末一二秉事之臣襲用嚴峻以奉威靈天下凜凜莫知所措元氣幾於斲削矣自徐文貞公以

寛政佐我穆皇民稍稍恬愉沭浴德澤公繼其後益用慱大優柔和輯中外天下熈熈如履華胥而遊化日迨公罷相繼者鋭於治功更操名法之指繩約天下天下又幾重足一跡盖先後數十年來政俗之大較如此而方內晏然安若覆盂以迄於今之綦盛則公於其中三四年間休養滋息之力也辟諸四時之氣有風霆之擊搏有霜雪之肅殺而盎然有陽和之氣遊於六合之間以嫗育萬物不使凋瘁則是公能厚培國家之元氣以

成太平之業也功不細矣即如庚午秋敵大酋長款關請吏舉朝猶豫莫敢決策或乃逆設不然有所沮敗公從帷幄中造鄰借箸以片語定畫使椎髻之長回面内嚮九塞吏士寢甲秉耒烽燧不傳者今且二十年矣夫不出樽俎而折衝厭難建萬世之長策功宜何如論也顧公燮調之以無形之德而彈壓之以不猛之威故天下受公賜而莫知其自乃於公之汪度粹履天下無異辭而猶或不能究述其才才亦難知矣哉當公柄政時所

與同事二三鉅公皆天下英傑各有所扶持不能相下
而公雍容鎮肅其上垂魚紆組不動聲色而二三鉅公
亦且輸寫心腹韜鋒函穎於公未去之先藉令無以詘
之第如石丞相醇謹未必能也且夫人臣之功至於亨
屯開泰福被群生以茂無疆之休亦可以知其才矣雖
然相安施才水不以味用以五味為味相不以才用以
羣才為才此書所為頌斷斷休休之烈也而公之功所
以不可及與公卒之六年門人少司寇延津李公從公

嗣尚寶君兄弟得遺集若干卷梓之東省使愼行書其牘尾愼行亦門人也無能有所纂述以發明先師之德美而使司寇專之愧甚弗敢辭也集中諸體具備各有規裁總之本原理奥濡截群言金相玉質蔚然光華而不為雕飾海蓄川流冲然靚深而不為剽剝斯大雅之制經世之辭也夫不及侍公者讀公之文可以想見其彷彿矣而其相天下之功與才世固有習而不察者門人小子敢蠡測其萬一以白於後使知我國家有休休

斷斷之臣佐太平之業如此云

海嶽山房存藁序 于慎行

余從少宰葉公得郭汝承議論恢恢恨相知晚也少宰語余公未見其文耳汝承乃以尊人海嶽徵君存稿示余余時方避暑黄石山樓揮汗三讀見其韞藉幽深搆造雄傑淵源遠而境地超縱横紆欝極文章之變則竊歎曰少宰之所稱許豈虚哉今世言文章者多謂此道上不在臺閣下不在山林此何説也毋亦以臺閣之文

從容典重之奇崛之觀山林之文枯槁寂寥寡宏富之
蓄用其長而不能不見其短故為世所訾病耳夫成弘
以前其為臺閣者不敢知嘉隆以後其為臺閣者吾不
待言是非得失俟之千秋可也若明興山林之士得與
於斯文者實少茂秦太初能為韻言次楩能為騷令之
布衣稱雄者稍能為昭明選中語律以宏篇鉅撰出入
千古成一家言寥寥罕見毋惑乎持論者之見絀矣徵
君之文具在毋論山林即學士大夫倜然以作者自命

或朐羅垓宇字挾風霜或雋采馳璣清音響玉較之於此能無讓一籌哉前代山林撰著作之權莫如蘇明允進之則漆園吏明允自喻謂詩人之優游騷人之精深還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漆園諸篇汪洋浩渺若斷若續常使讀者未易詮解故是文章家絕技徵君文不類眉山而縱横辯博殊得其意至其一種沉欝縈廻峭天拔地之致源流所自吾以得於漆園者居多其人之風流高曠超然廻出於流俗亦甚似

之余生平頗好推轂布衣隱約之士乃不識徵君而當徵君在日所遊從多賢大夫如徐子與輩皆以作者名顧使徵君之文至於今猶不傳於世而呶呶嚣嚣謂臺閣山林無文亦足慨矣吳楚馮陵幾使齊晋失其牛耳詞林君子固自有責若求禮樂於宋魯以閎以覯而歎其美哉舍徵君將奚取焉此言驟聞於人不掩耳則裂眦要之久當知其不謬也故校而付之梓以復少宰適汝承問序遂為書此有胥徵君者復曰郭徵君氣誼如

魯仲連通達似賈長沙善紀事似龍門博洽綜覽不可難以奇字疑義似揚子雲虞秘書要其文則余所稱引眉山漆園者為近汝承能續父業吾竟徵之蘓氏

金輿山房稿後序 于慎行

往不佞慎行請告里居歲謁吾師棠川先生於灤上最後先生出書一編命曰此吾平生存稿也生為我校之將藏其副行也受而卒業讐訛芟煩存其七八以復於先生其年冬先生微病遽為書報曰歲在壬午吾其有

龍蛇之厄以身後累生行也瞠而不對明年六月先生
甍於里第馳往伏哭因請諸嗣君畢發篋中遺書則行
所手校在焉携之以歸將謀諸同門友圖永其傳居八
年邵大中丞在楚走使長安問先生藏書安在行也齋
沐三宿拜而効之中丞越一歲殺青竟矣會中丞還臺
請於雲中相君暨汪司馬公弁其簡端而行也謹序其
後曰夫所謂公卿大臣之文者以其學術緼藉所以經
綸當世之具可載而傳也幸而得盡其用則其文有不

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即詘而有所不盡則其經綸之業有不施於當世而可考於著作之間者此公卿大臣之所謂文也今夫禹咎繇之謨伊摯之訓傅說之命周召之誥與雅頌渾噩典則為萬世文章之祖然天下不指為禹咎繇伊傅周召之文而編之詩書以備一代帝王之制則惟其學術醖藉與治道通而非一家之言也降而至漢齊魯名儒韋長孺匡稚圭之流皆以經術發迹致位三公有所敷陳建白不出師說而史傳

所紀亦不名為一家之言則亦以其關於世務而非自
為文焉爾自六朝之敝以至於唐為公卿大臣者乃始
務為閎侈鉅衍之辭與文人學士爭長於毫顛之端如
蘓頲李嶠以下各以其文自私不關於世之治忽則學
術醖藉幾無可載而傳矣古人有云文章經國之大業
不朽之盛事獨奈何隘若此哉先生以大戴世經早列
翰苑傅穆考於潛邸養成聖德遂翊飛龍以升晋登掞
路僅滿一歲輙上書辭去金輿之下為莵裘焉而其時

年始服官矣則先生之於世可謂遇而不盡其用者也先生之才無所不宜其學無所不窺逸經外史汲冢禹穴之編玄宗内典金經玉笈之言陰陽醫卜百家技藝之書當世典章文物錢穀甲兵山川阨塞之要法家比讞之文一時士人流品山澤遺逸之材無不蓄諸胸中握之掌上而其藏若虛其樸若未兆所謂為天下谿谷者焉以此盡其用於世庶幾翊贊昇平軼三代而上之何論漢以下哉乃其學術韞藉經綸當世之具既有所

不盡其用而發之敘述歌詠之間本原道藝體畫事情往往露其緒餘有可考而知者此所謂公卿大臣之文也先生所著其要者金華啟沃之篇有經史直解别行於世大者内制代言之文以絲綸之重弗敢私也南宫奏牘不可盡收收其艱且鉅者故今集所刻於平生撰述十之五六耳葢所謂不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者其秘如彼而其不用而可考於文者其盛如此即古帝臣王佐與齊魯經儒所載而傳者固無以過也辭

云乎哉抑吾聞之濟南自邊宗伯廷實以文雅叔始先生與李于鱗氏生而承其後相與左提右挈力挽澆漓之習而求復諸古雖或各有所負未必能相下而有以相成李公業已用文章立名當世先生進在大位無暇以藝文自標世亦以為承明著作之臣自其職業弗為異也乃今觀先生之文上緣六籍下浸兩京沈思入玄鏗音中律葢能挽末世而復之古者即降而與文人學士定從於騷雅之壇猶將執牛耳而命之況公卿大臣

經世之業章章如是也豈造物者將靳其所欲用而永其所可傳耶嗟夫先生即世且十年墓之木拱矣而未有片石麗牲表其爵氏則銘鐘書旂之外所流傳於人間者惟此一編在耳使復湮滅而不聞乎彼侯芭李漢何如人也故行也甚愧於先生之托而于大中丞之高誼深有感焉

弇州續稿序　穆文熙

明興二百年至嘉隆之際而文章始大闡纓紳家結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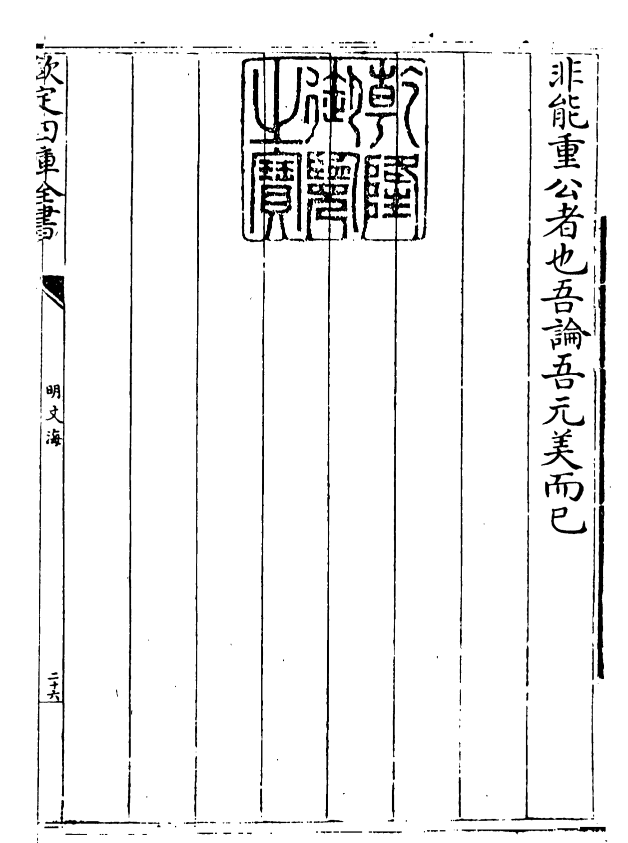
而修竹素其結撰之富體製之備莫如大司冦元美王先生先生撫勵時刻有四部稿海内有目有口者既驛而傳之已公自司寇歸病亟裒所未刻以付其少子駿俄而駿没長子駕部君續其事兩閲歲而集始成先是四部外有弇州外集者出賈人手稍增損駁亂其間諸子乃聚諸同志時就原稿訂疑刋謬不以已意有所甲乙於是尺蹏片牘名山大川之藏畢登簡而天下始覩公之大全計公弱冠登仕中所經大艱大危沉廢者數

年又服官四方十餘年末又倦而逃於玄當其時予與公比居四方之士延慕光塵者踵相屬餘波及予予不勝苦距戸謝之而公獨泛應不辭清齋對客每至夜分諧唱與唄誦兩出而不相奪嗚呼公殆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王氏自永嘉以遷長淮之秀全注於海海上千年間有榮光浮而休氣塞者其在公歟其在公歟夫海激之而潮風之而波彼斷溝積潦激之亦潮風之亦波然海能江能湖能陂能澤而泉水不能為海則喙鳴相合

其有餘不足之符自然異也當公少時一二俊士句飣字餖度不有所震發欲藉大力者爲幟而以虛聲撼公公稍矜踔應之不免微露有餘之勢而瓴建雲委要歸於雄渾迨其晚年閱盡天地間盛衰禍福之倚伏江河陵谷之遷流與夫國是政體之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脉絡而慨然悟水落石出之旨於紛濃繁盛之時故其詩若文盡脫去角牙繩縛而以恬淡自然爲宗即孱婦小豎有尺寸可記録隨叩隨應神湊合響精結而采流

心苦而味甘目到而足步泱泱乎球鐘暢鳥獸舞宫商鳴草木動譬之觀海惟是汪洋浩渺天水相合之為鉅觀而豈必待夫怒濤顛波流風蒸雷陰火夜然蜃市曉結駭然望洋而歎乃稱大哉世人耳論每云古今人不相及夫古人縕璞含質無苞苴竿牘之糾紛無毁譽恩仇之窘束要以各抒所見而止故於達意不難叔季猥鄙誰復免此藏心墨兵資口月旦于斯時也欲以浮沉下里獻酧羣心而本不失古作者之意此不已較難乎

益公晚而始好子瞻也夫子瞻命世才然世之降也已不免馳騁議論執道之動反以見奇吾元美獨能離今之獻酧賡唱而自為元美哉今之貌尊元美者見其詩文輒曰此遷此固此漢魏此盛唐夫必遷必固必漢魏必盛唐句字而儀之則當公之時益亦有優於飾畫者矣傳未數十年而新陳相變世已笑其索然而無奇夫惟大才紅腐入治簇簇皆新如槐柳榆柞皆凡火也而可以變萬物故嘉隆之間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



非能重公者也吾論吾元美而已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龔　果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八

餘姚黃宗羲編

序二十九

文集

備志稿引　海瑞

許文正嘗語人有書也須焚一遭之說夫坑儒焚書秦之所以為暴無道也而文正之言若秦之與文正非與秦也自炎漢以迄於元紀録之繁文籍

之盛汗牛充棟災木費紙不足咎也其聲實不中
乖違正道爲古先聖賢累爲六經語孟蠹誠若莠
之亂苗鄭聲之亂雅樂鄉愿之亂德君子不容不
深惡之自元迄今殆有甚焉使文正見之又不知
當何如其爲言也然文正與秦至文正之身則又
有魯齋文集行於世夫文正之與秦不得已也文
正之不免於爲文亦文正之不得已也瑞平昔妄
有所作濫稱文章者欲效近代唐山人置瓢棄之江

流之中以還造化而又私念以為出之吾心本諸性命造化賦予於我而我為泄之或於六經語孟有輔翼焉且今時俗議論自以為是牢不可改亦或有以破之暴秦有作不居可焚之列歟夫吾人有言莫非造化置江流以還造化不可謂無見也然天下之人賦予禀受出之造化猶之我也或感焉而踐之有未盡或反焉而行之有不中操造化之予於我者相與覺焉且同志之士得有所執凡我言之未當議之未詳取為我規焉我也人

也互相砥切均得以還夫賦予稟受之故較之唐山人所為有大焉不猶為可耶近時文人有作必求名人君子一言置簡首謂蜖附驥尾亦一日千里而借其言以信之天下後世也夫使吾言無當雖聖人吾與焉天下之人其心其性原之造化是非有公不能飾也使吾言於道亦有合焉聖人不吾與天下後世不吾與吾心其一造化自有的見不可轉也夫人有言亦求之吾心質之先聖以參考焉而已矣不信之人心而信之人言非

信也用是不自嫌忌取平昔所作自編叙自為一語識之以告同志云

西村集序　周用

莊周有言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體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夫仁義忠信以為學出則朝廷處則山谷人徒以為為亢也以為為治也而不

知亢之未始不為治治之未始不為亢也故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行則君子欲之然能必其行乎哉欲之而不可得則其學猶是也是故亢而不為倍治而不為矜則固世之所謂通儒者已西村先生自少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卓然舉大義不掇拾以為支離而尤攻於史學於古今治亂之端官府故事名物數紀縱橫上下指掌論說莫不有肯綮歸宿以為學者宜如是而不屑以求一試聲名隱然起東南成化中三原王公巡撫

江南以百姓之利病坐先生而問焉則歷歷語所以退復疏其事以道諸所宜更置公歎曰子之才可以當一面乃今得先生所著述自詩歌文辭之外其與句宣大臣臺部諸使郡縣長吏往復論白及於政事者居其三之一焉莫不適常變盡利害里閭章布之所推遜而無有選擇縉紳大夫之所以嚮用致理而不能舍去者皆是也則所謂通儒者非先生歟吾吴中經生學士講求時務水利莫先焉决塞變遷大要委諸海而已殆難按

迹而求復其舊也職方禹貢以來互為援掂夫人而能之舉而加諸水則悖矣不然則又吏於茲土者大發在官之葢藏而以畚鍤從事壞廬舍敝腓脛掘地數千里利旁流内其中而曰水去矣明年不幸而恒雨留不能損水之分寸其如浮而不實費而無功何哉至讀先生論水利書首以謹堤防其大法有司者使田者因地勢隊為防以擬水於是立之表以程其功課之藝以益其厚貸之粟以傅其力夫民水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况

不為之坊乎裕民成賦之道未有能行之者此其有用之學可以畫一而論也余生也晚不獲操几杖以從讀其書而每有感焉先生既沒其曾孫太學璧裒其稿為集余曰是集也約而達勤而節謀而有徵不獨論水利若是矣可以傳也余所嘗欲見先生所著禮纂若干卷者尚不在集中先生史氏諱鑑字明古吳江人學者稱西村先生吳文定公表其墓家世行實具可考也

豐南禺摘集小序　張時徹

南禺公没墓且宿草矣余讀其遺文益盡然傷之焉公質禀靈竒才彰卓詭論事則談鋒横出摛詞則藻摛立成蓋九流百家罔不涉其津涯七步八義未足誇其捷麗是以士林擬之鳳毛執苑方諸逸駟芳譽而布下風者皆是也然而性不諧俗行或盭中片語合意輙出肺肝相啗睚眦蒙嗔即援矛戟交刺亦或謦嬻毋為嫛娟斥蘭荃為資菉旁若無人罕所顧忌知者以為激詭而不知者以為誕罔也蹊是雌黄間作轉相詆譏出有爭

席之夫居無式閭之敬鶉衣藍縷甘原憲之守貧濕突不炊同子桑之閉戶童奴絶粒而逋亡賓客過門而不入竟顑頷以終其身悲夫以彼其才逢時遘會進當翔金馬標表詞林坐食大官之餼退而談道講執主盟騷壇猶將響附景從如楊雄之問字列子之饋漿何至青蠅叢集不復少加封殖耶乃知喻四傑於江河誚輕薄之妄哂推李杜之光燄等浪議為蚍蜉不獨於公慨之矣公平生著述甚富其大者有五經傳有世統博洽

精詣覺者當自得之自餘詩文充於篋笥未經編次率多散佚其孫應大稍為搜輯余得取而觀之采其詩之雅馴者刻以傳之同好其如全集則以俟夫知言者

蛾蠓集序　萬恭

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余讀浮丘生所為蛾蠓集盖為之憤恨凄楚云夫生馳心元邈玩情典墳直入先秦漢天廚咀其膾而嚼其胾假令校天祿石渠其所制作豈不爛然流光直追古昔而乃幽愁促迫身且不

容桎梏拘囚白日不照幾與盜賊臧獲駢首而戮悲夫及觀獄中諸所上書所為諸賦激烈悲愴又有古先秦漢策士之風何其雋也何其雋也昔卞和氏得璞獻之楚武王以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復以獻成王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和抱璞泣王都門繼之以血乃剖之果良玉也君子謂卞和氏也智毀其足而存玉生置極刑入之復出之既又出之視卞和之刖何啻乃忘朝夕之命方且筐篚屈宋馳驟班馬此非所謂毀足存王者

耶然聞易牙初干齊桓公也飯土鉶謌太羡齊君怒而亟之為之臑熊蹯炙薄耆鳫山梁之餐割豢豹之胎齊君甘焉為封萬家之邑晉平公始御師曠章英迭奏韶濩齊鳴晉侯左右視弗能竟也變為激流羽商綴宣鄭衛揚北里紹陽阿晉侯按節歎曰天下之良工也夫易牙師曠非闇於前而智於後也性投於所隨而技變於所嗜也今天下之為齊桓晉平也者豈尠少哉生幸見天日余讀生所為蠛蠓集益為之懭悢悽楚竊恐生終

其身幽愁促迫殆又甚也然君子寧齊桓之不中不能為易牙之變味寧晉平之不諧不能為師曠之變聲何則情志通於寥廓不可以世俗移也生向不遇陸五臺先生吾恐生之肙不足以當伏鑕而生之頸不足以膏白刃也乃幸得遇陸五臺先生出之拘囚之中登之詞藝之林老且白首獲與屈宋班馬提刀而立荷戈而趨即為齊桓晉平所笑而獲固已多矣終其身幽愁促迫夫又何傷也余性特好古而未之能見浮丘生所為如

是旣悲之則復喜而著之

刻瞿存齋先生文集 張瀚

存齋瞿宗吉者吾杭郡知名鄉先生也先生至正間修行績文誦習詩書百家之言避世潛身晦迹海上入明應聘出兩為邑學博士以功能升太學終周王府相當是時天下初定中國所喜好弓矢搏擊薄文墨不為已而縱馬放牛漸修文教廼徵巖穴之士凡負一技能有裨政治大者登三事其次備侍從領方岳皆表見一時

流聲著績固不朽盛事已先生抱輔世之才挾華國之
策獨不見用即用又不盡其長竟沉欝下僚使天人治
安經畧僅僅與膠西長沙同途轍信文章顯晦有時命
途通塞有定抑居平自斂别有意見不可測識也先生
著作甚富所著若綱目重編花影集剪燈集皆梓行流
傳膾炙人口曾孫廉輩復旁搜遺逸得文與詩合若干
篇將併刻之有曰晴者雅善余間示所輯屬叙其事余
讀之大抵根極理奥不忝醇儒篇中言必稱孔孟詞必

倣經傳固其不希世就功明甚然以任閒局故得專意文學若去彼取此所謂不朽盛事豈特志功名者擅其美哉歷世滋遠搜括靡遺則知儒術相仍代有人已為序而歸之

西玄集序　孫應鼇

余自入關中訪關中學士大夫近代所譔述徵文獻廼鑑川子示余西玄集讀之犂然有當於心集為天水胡氏所敘凡二百首大畧已具鑑川子又求得全稿付三

石子選選之總得七百四十八首三石子因付余鍥以畀鑑川子表揚之意始余自延州歲試旋轅道耀州三石子觴余尊經閣相與論詩余曰世所談詩詳哉其言之矣然總之則才情兩端凡曰體格曰采色曰聲律曰事類皆才所經緯也曰思致曰比興曰風調曰神理皆情所緣飾也才所經緯醞釀於情情所緣飾薦藉於才總文精慮妙在心悟斯懸解之真機密附之要詮也三石子曰韙哉又問詩之世代余曰近體歌行擅美於唐

五言古體軼塵於漢魏迴六朝者則漢魏之委流而唐之濫觴也代既殊製人亦異軌但逐才之篇易求體情之製難得雖莫不有傳析衆無戾見亦罕矣三石子領之曰韙哉因與論近代諸詩關中諸詩而及西玄集三石子曰西玄子近體歌行法唐古體法漢魏於才情無戾焉其可傳已余曰韙哉三石子又曰西玄子為翰林編脩諫武皇南巡被杖不屈謫知澤州親藩束手斂迹貪墨吏解綬去莫不以嚴見憚所自樹奇特若是顧終

其官秩宗未嘗有振矜色讀其詩率温厚和平無亢逸者斯又何也余曰世所謂才情者可矯致否耶西玄子出其磨礪裁其骫骳委心素定總術不迷斯集之所繇可傳也使懷自樹奇特心其養薄其才情移矣詩烏乎傳三石子又頷之曰韙哉乃轉旋遂風雨滿樓閣余亟於行乃罷觴而別集既鍥成三石子先卒不獲見矣是日相與論辯頗多皆莫逆於心以不闕是集故不著西玄子姓馬名汝驥謚文簡綏德人三石子姓喬名世寧

即耀州人鑑川子姓王名崇古蒲州人

東麓遺稿序 李默

昔人謂大音必光嶽氣完而後大振豈不信然哉當其陰陽易位雷雨滿盈精魅百出烏睹所謂昌明盎融之盛哉及其三辰反正甲高奠序灑然而萬物在宥翕然而八風咸秩然後繆幽出其宣朗呻吟轉為謳歌嶮巇砥為平康鴟鳶化而鸑鷟當是時也以恢駿業而天德音將必有冠冕佩玉之容焉賓主終日百拜之節焉川

明嶽麗以為其姿卿雲瑞日以為其祥金聲玉振以為其度雖代各殊軌條貫靡同而敦厚和平之氣渢渢乎亦足以究一王創治述作之旨矣本朝肇造區夏功德加於百代蒸涵炳煜施於人文至憲孝之間極矣然而風流既靡隄防漸決為文幾同訓詁聲律惟求括帖畢時學士大夫始喟然有痛今懷古之志爭相刻意力毀故轍以為起衰拯溺功存矯正不知然犀探驪復尋委流涉漢津者今江左矣摹開元者今永徽矣何亟反而

昧本末也夫道有升降文由盛衰知言之士謂今為盛耶衰耶大江以南兄弟並居詞苑著聲聞者有汪氏汪氏其長公曰石潭宗伯次公曰閒齋吏部其季東麓先生則默庚辰主司也先生成進士讀書館閣青年巳强仕與二兄故相師友二兄居翰林葢弘化極盛時也文章師承大抵得之先輩先生又從二兄授家法豈以時好輙廢繩墨也然自知言之士考鏡得失猶以醴𤣥並設鸞割同操反本修古之意究有存者則知先生之文者

不亦難哉先生方二兄居位不徙官自編修積資為殿
讀復以骯髒見斥去為通判同知僉事餘十年始有位
於陪京階不過少卿乃數日竟卒視二兄地望鮮同同
以剛正見廢豈不悲夫默之為封部也亦以忤時謫倅
當先生故處其後先生用常調再遷默亦逡廵起為藩
臬長吏備位學者師而先生先已下世先生子絅乃以
遺文屬默於浙嗚呼傳先生之文者非默其誰因命汪
令克用刻之海寧明年默在南廱絅復貽書責序昔蘇

文忠叙次歐陽子之文至推尊其道上繼韓愈自謂非一人之私言非信慕至篤豈能定是哉默惟先生與伯仲代居史局以文學道術自命其不忍婾阿下貴人以取轗軻如此至為文詞詩歌率推之於敦厚和平庶幾大音復振與王宋諸公異世同遊以彰明興之盛而卒止此命也夫故欲考先生之文者當論其世默於先生受知頗深敢希蘓公揚搉之誼乃論近世亟反之繇於先生有私慨焉盛衰之際後世必有知之者詩文各五

卷皆同年徐符卿江山甫所定亦先生門下士也

書玩齋集後 李默

予在宣州諸生貢安國時時為予談說其先世所謂禮部公者當元至正末為漕臣嘗泛海出閩徼崎嶇島嶼間為國轉饟卒以客死又聞公寓海寧時自名其里為小桃源元命既草宋學士景濂嘗邀之公為置酒飲夜分乃起就卧仰藥而斃予所聞貢生者如此予按國史載公文章行蹟甚備乃至屬纊不詳其事又門人朱鐩

作紀年録但稱病篤豈史氏與其賓客皆諱之邪㕠後
讀玩齋集始知公甞與青陽余左丞金華王待制友善
其所見稱引皆忠孝大節闕死於皖褘死於滇豈負人
家國者推公志槩將非其儔匹否歟予竊傷公流離憂
憤老且死有如生言顧不令隱泯堙欝無以彰於後世
邪悲乎是集板逸者十之三四予亟言於郡丞徐君補
刻之并收本傳神道碑銘使究公平生以昭宣之人士
云爾

胡莊肅公東遊稿序

失名

道為形聲之聚形聲為道之散握其聚散之管則在乎君子方三代之衰百氏諸家並起孔子是定之而道聚聚而復散天也故得其形聲各以自名聚而觀之十百其群散諸宇宙考諸其世葢亦希闊而難見云今大叅滁陽柏泉胡君乃有志於斯君少舉進士踐清要其於經史世傳之言固已閱歷又滁產也本毓聖肇基之鄉自伏羲孔子成湯之傳道劉項光武魏宋二梁趙宋之

敎興咸不越是千里之間道之所散形聲之聚於是尤
鉅君又叅楚湖吏晉代南三苗而北玁狁咸得治之固
足以鶩其形而旨其聲矣已而中廢閒居十六七年靜
而聚之宜無不可至君方掐然不是足復估舟渡江歷
浙三江五湖壯其懐天台鴈蕩恢其目廷議再起君關
西其於關河形勝古帝都會天下甲馬匈處又躬歷之
計君之所得於道之所聚蓋不啻十之五六其散諸形
聲郁乎文詩宜有所聚於其中而後合也以孔子大聖

周覽不過中原未嘗見燕秦越也司馬子長之文自謂得於遊者多獨未至燕今君之仕於天都舊矣子長弗若是也詩文之多而可傳勢固當然雖然余之有望於君不獨善是也盍亦觀於宇宙之間以求道之所聚乎夫道大於宇宙而宇宙非盡道也散於形聲形聲可以徼道而道無形聲也攝弓而求羿奚不引臂而彀率循鑿而捫形莫如內照於靈府徜徉原野歆居獲之皐邑亦春植而夏耔乎君子辭之必咸有意於斯蓋引而不

發深會所聚而不以形聲滯也由是而充之無所如而不可矣孔氏之望於後學者其在斯乎若夫程文詞之今古而誇其工艷君固非居也而余亦胡以相君哉平凉尹蕭子世登將梓之以示後人盖亦有志於是學者遂叙其所以云

胡莊肅公遺稿序　霍與瑕

語有之天生一代之才自足一代之用此信言也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天下無大變故近世宗皇帝朝南倭北

敵時時為患廼不及漢之冐頓晉之盧循而海內洶洶震動用人者屢發無才之歎余甚惑焉胡莊肅公之事可睹其大畧矣公以通材粹學卓識宏猷登進士歷官山西提學實嘉靖二十一年也北兵入太原塞殺僇慘甚公慨然上疏陳備邊十一事天子覽之稱其忠慮進職叅政就令恊守三關自軍門下及兵備諸司咸慍曰提學司尊俎者亦預包丁之醯醎耶姑竢之居三月計不聽畫不用北兵大至不與一卒公束手無措被論落職

矣公既退處乃讀秦漢古書究濂洛精義遊會稽探禹穴歷覽雁蕩廬阜以發舒其瀟洒寥廓之况遍訪世之聞人與上下其議論以要諸中措而為文駸駸然方駕古之作者矣尤留心當世之務凡所報書知舊道及民間利弊時事艱難指摘痛切規畫周盡了然可見之行事天下士大夫咸推重之每有一方小儆必屈指曰非栢泉公不辦此視公不啻洛下司馬東山謝安也嘉靖三十八年以屢薦起歷遷江西廵撫有巨功陞兵部尚

書轉吏部南京兵部尚書南北驅馳所至坐席未煖又趨新命凡數年遂入為天官冢宰嗟夫此可謂士之極榮然以為非常遭遇則可以為盡公之用則未也我朝言以儒用武設奇謀而收偉績者莫如陽明先生余考先生在贑凡五六年然後士始練山寇始平上流控制之勢始成而寧濠固在股掌中矣先生自奏疏云人但知多獲之績而不知善御之功言專久也近世則不然用人者無以自主惟浮言是聽朝簡而夕替之用於人

者無以自效如防秋之士曾不再時代者告至矣授任若此雖諸葛不能成其筭有志之士所以撫膺而扼腕也假令公自恊守三關時即得展布手足需以歲月以經理邊事則其所以長城西北者決不出古人下而後來河套古北等處亦當承籍休庇決不狼狽已甚乃受知聖主僅三月羣婨叢而擯之至十七年閒廢故里也比其再用雖日不暇給而茂烈炳然凡地方震疊之處皆頼妥貼由此言之豪傑之士果何負於世哉且以公

在江西而論入境越月兵即振將即奮寇即奔逃不過歲而蕩滌廓清無留毒種此其氣焰力量視陽明何憮而任職久暫又未可同年語也頃刻樹立乃足以光前而耀後如此故曰天下無無才之世亦有不世之才惟任之久而後才者得以盡其用公才不世出然惟其用之未盡而處山林之日多是以養益深蓄益浩文益奇諸所製作咸可以垂示永久益天之所以成公者固不止一世人物而已也公文集刻於家者曰胡氏集曰

東游稿刻於楚者曰南浮集刻於秦者曰西征集曰愚忠疏草刻於江浙者曰浙垣稿曰督撫奏議等書迭出互見未會大全而其他散逸者尤多王侍御復齋公按滁訪尋得遺文古風近體詩三百六十九首叙六十四首記一十五首雜著一十七誌銘表傳一十八祭文六書一百八十八付李州守刋行勉衆子曰吾讀莊肅寄莫甘泉先生之文而知公學術之自來也表桂見山之墓豪傑曠世之感也記正學書院序念菴文集等篇其

有憂道之心乎後之人欲不陥於蕩狂空踈之獘者必於此乎取衷是則侍御嘉惠來哲之盛心於是以得而併序之也

巖居稿序 黄佐

同寮無錫華鴻山先生棲遲碧山積學日富作為詩歌命曰巖居稿托門人尤氏持以示予予誦之歎曰嗟乎天下之學所分也久矣談道學者訾詩文工詩文者嫉伊洛鴻山之詩追踪陶杜卓然大雅卒澤於道醇如也

昔孔子誦鴟鴞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及誦烝民亦如之夫盈天地間物物皆道民彝物則非精也草木鳥獸非粗也漢魏以後詩變極矣陶曰娟娟雲間月灼灼林中花杜曰風鴦藏近渚雨燕集深條猶有三百篇比興之義焉如作詩必言乾坤太極為知道則烝民是而鴟鴞非矣謝方石選集伊洛遺音而謂近世道學詩為識者所姍笑殊不知程朱佳什正合唐人也可謂知言矣陶之不喜亦不懼即正心也杜之安為動主理信

然即定性也則宋人所謂道學者先已得之矣斯集也情因乎景性出乎情謂非知道者與於是乎書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八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九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三十

文集

欝洲遺稿序　黃佐

唐宋間詩文宗匠世所繩譽者不曰秋水芙蓉則曰流泉灑落蒼翠擬諸形容若極其美矣佐竊嘸焉蓋雕飾雖去而景象則弗弘音響雖清而膏馥則弗遠大人豈

如是哉今夫黄河之出崑崙也窮而探之則源星宿坋摶桑涵蓬島而入蜆羅其瀾涣如也然後洪流混混從天而來入海而滙迤延八裔不能致其淺瀦潨百川不能增其深蒸雲液雨不能盡其仁含垢納汙不能傷其潔吾度如之發為詩文斯天下之大觀也已故少師梁文康公欝湖遺稿佐不敢律以唐宋詩文而惟以海觀焉何也昭其度也於乎大人以天下為度居相位者孰不以自許哉然臨利害僅毫髮輒惴惴焉思為之所剏又較

計毁譽喜說惡直福威之下夫誰忤之韓魏公曰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賈似道曰我不知孰為好人但順我即為好耳度之不同乃如是哉治亂之源槩可占已當毅皇帝時公首百揆石齋楊公宅憂甫闋亟起之俾位於已上敬所蔣公方在廒寮則延譽宫府力拔為輔比南廵狩公欲奉天子行寳以往楊公不可蔣公益不可且嘖有煩言公無少見於顔色亦未嘗輙語人也及佐督學兩粤蔣公始語其詳服公盛德不特同升之

感而已先是西安張御史璉者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公引懸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夫東里南陽皆賢相也然遠抑庵不使入閣斥一峰不得立朝視公之度何如也神道誌銘公之德業詳矣而佐獨舉二事補其遺闕以見公之所以為大者初不係於詩文也於乎人性猶之水也發而為情過往來續澄停於中猶之淵也自非敦養其性以時出之則所以紀天地綱民物者荒矣天下亦殆矣哉是故一語不合睚眦隨之甚至怒室而色市

不可磯者也覆水坳堂之上而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淺中者也公家順徳實分自南海始號厚齋晩取欝水靈洲為號其亦鎮定之義與佐生也晩辱公之知夙夜自虞天性惟磯且淺焉是懼故三致意於斯云

眉軒存藁序　黄佐

有明之文百餘年來爍乎趍於盛矣成化以前道術尚一而天下無異習學士大夫視周程朱子之説如四體然惟恐傷之以故詞雖往往弗華而每根於理質惟亡

大斲而氣亦霈然以昌其風俗樸茂可想見也佐童時未有知思儆先秦而宋之棄其修詞駁如也先考粵洲府君見之語曰嗟汝佐誰以是命汝來居吾語女夫文也者文也由中而見之外者也其法欲顯不欲晦欲典不欲詭欲淺不欲邃天垂日星地形河岳夫誰能蔑視之而以詰曲嵬瑣為哉是故前之三代歷夏殷而文成於周後之三代歷漢唐而文成於宋觀諸通書定性易詩諸詁六藝而後所未有也非宋也則將孰配周者而

舍弗宗佐乎吾見女之曰叛於道也佐謹識之不敢以告人嘉靖甲申始獲交新安汪子恒以是相切劘焉又三年以謁告歸汪子出厥考眉軒先生存藁俾為叙既受以卒業則作而歎曰新安故朱子闕里也流風餘韻其猶有存者乎觀先生詩格得諸陶韋而文字尺度循韓歐是朱子之教也典質爾雅絕不為巉巖語然而温粹之光若天球不琢而自可挹大抵如先考昔所言夫佐佩先訓至於今未能脫習又安能知先生獨惜先考

生長成化間正與先生同時而山川悠邈不得一相遇以上下其議論也既為叙以歸汪子因惘然者久之

梓溪文集序 黄佐

宋歐陽公文章經濟天下翕然宗之荆舒繼起摛辭雖工掩於相業愛而傳者罕矣方是時二程在朝忠言入告上每俯躬嘉納風及用舍亦勤首肯然典禮法度一變雖巽誘諄切莫之能繹也臣從善則可以善君吁難矣哉毅皇帝豫遊時史官敢諫者惟梓溪舒先生一人

惟杖後病卧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摽出之先生屹不為動曰吾官於此當死於此既謫閩裏瘡就道或勸侯痊先生曰死吾分也敢少留耶宅憂扶柩自江而湖忽雲悪波立舟楫危甚為文籲祭風濤頓息人服其精誠於時再杖抵家則没矣年四十有四爾謂之烈丈夫者非耶平生清苦家無立壁儲御史良材為卜築會城居其妻孥佐饔飱歲過之二子奏奉出其文相示於予先生勵志聖賢之學氣節文章葢餘事也江右大魁惟一峰以道鳴

世先生實繼之其策名清時同令德榮問同官止修撰道而終又同雖儕之伊洛諸賢可也夫豈徒以文傳者哉憶歲丙子偕陵陽梅君百一北上偶論武王代殷歲在鶉火通考象緯弗載因推步之歲在鳥帑旅於龍首我聖祖殄平偽漢丁未改元星紀吳分也壬午靖難析木燕分也福德所在其應如響可弗詳乎梅歎曰向見國裳亦論到此佐自是知先生比入史館先生復官造朝相見握手謂曰吾識君於百一久矣自是過從驩甚嘗

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吾儕格君其豫在此佐恒衣其德言每察先生端居終日讀書治事之暇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即相告葢乾乾惕若其真積深矣嘗謝貺恩騎入吏部堂屬嘖有煩言先生將奏其作威佐謂曰曾記定性書乎人於怒時遽忘其怒先生謝曰吾子督責是也即焚其草每言歷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為主七政以歲為主占則必應佐弗能及也其論西山

變律謂擴前哲所未發佐謂此乃京房執始受變虞之屬耳始謂不然居二日來曰吾過矣檢漢志果京房律也因言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歷將舉禮樂必也周官乎觀大司樂則律歷備矣佐深韙之惜其著述散逸茲集特十一爾吾廣方伯張公鰲學憲張公希舉皆先生鄉人也聞而欲刻之先一夕佐夢先生來顧語笑如昔懇曰吾文欲刻盍慎擇諸明發而二公果至於是手自校選定為五卷於乎先生信

神明矣哉蓋其為人也其死忠勇其孝感誠其從善敏其自治嚴其褆身潔其處貧樂故能合内外貫天人名理如程朱詩文如韓歐而多所自得使若荊舒之逢時則率典廸而媢嫉者消矣然則先生進退存亡其為天下國家所關係豈細故哉佐於是重有感焉

宿少卿奏草序 張邦奇

嗚呼此嘉州宿少卿奏草也天下傳之國史載之侍御衡陽劉公按蜀之暇為之校正而翻刊之既又命邦奇

序之宿君始官户曹以是奏也至擯廢以死可謂辱矣而人情顧榮之若此豈非天也與葢古者上以天御其下下以天事其上是故喜怒有所不任而寵辱有所不恤喜怒有所不任則慶刑施焉而天下以勸以懲寵辱有所不恤則身名立焉而天下以動以變否則爵賞之加辱於梏拲擯斥之及榮於登崇吾其如民何宿君是奏所謂六患三本者當時果能用之則豈獨朝廷幸哉雖一時狐鼠之徒其禍亦不至若是烈也然不敢必其

少試於上而顧能使之盛行於天下以及於無窮故曰豈非天也與是故榮辱人主之柄也而君子之於榮辱有時乎不在君而在我夫不在君而在我者非違君也必以天事吾君而不敢易也夫惟以天事君吾身雖辱朝廷猶受其榮焉而況遭時行道者乎予不佞誤官兩蜀有彈彰之責敢因宿公奏草也發侍御公之志以為今日告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九